

包工头 内幕



蔡金





他们 所在的这家建筑公司赫赫有名，其金字招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

夏日的一个夜晚，在东三环附近某娱乐城的一间镶满镜子的私人包间里，我拜会了这三位包工头。房间里有台大屏幕平板电视，里面放着轻柔的卡拉OK乐曲。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三位包工头，何、翁和姚，匆匆忙忙走进房间。尽管外面酷热难耐，他们看上去却是神采奕奕，整个房间似乎也一下子靓丽起来：何穿着高档的细条纹套装，翁身着惹眼的褐色斜纹呢，而姚是一身经典的猎人绿。他们一进来便冲服务员大声嚷嚷，让把音乐换成他们刚刚制作的最新音乐专辑。音乐随即响起，可以说音乐听起来还不赖。为了与他们的最新单曲“黑奥迪”相匹配，MTV的画面随着包工头们的身影在不停地切换——他们穿梭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边刚刚签了一份合同；那边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施工项目，当然，拍摄地点通常是在高尔夫球场和卡拉OK厅的包间里。影片的画面看起来轻松明快，非常注意细节的刻画。当影片又一次开始后，何和翁给自己点上了芝华士加绿茶，姚决定这次不喝燕京啤酒了，“本来我只喝本地的酒”，说这话时手指间的中南海烟差点烧到套装的衣领上。

蔡：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姚：那可早了，是我表弟的哥哥的同事的叔叔的弟弟介绍的。他们当时正在北京找活儿干，小翁家里的阿姨在双子座大厦值夜班，她表弟的哥哥是大厦的经理，当时我们正在找一批防弹门，这位阿姨跟我提了一下，就叫他们来把那事儿搞定了。我们老板司机的儿子当时也在追她女儿。

何：现在已经离婚了。

姚：她现在的情况可比当时好多了。

蔡：那你们彼此很熟悉了，是哪一年？

翁：那会儿我刚做完一个地下隧道的项目，是我接的第二个大项目，还是在给首都机场铺完跑道之后。

何：机场跑道是你们干的？我都不知道。

翁：反正是铺完跑道之后，在一起怎么也有几年了吧。

蔡：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开始一起工作的？通常情况下，难道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吗？

姚：我们当时同时竞标一个项目，也不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可能是缘分吧。

翁：竞标结束后我们很失落，最终结果是他们把项目给了他妈的瑞士人。他们完全是剽窃了我们的创意。我当时看上去肯定非常郁闷，因为会后，他们走到我跟前提议出去喝两杯放松一下。

何：我们当时坐在大姚新买的奥迪上，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吃饭时我们发现大姚可是个海量。

翁：就在当天，我看报道说图派克·沙克(Tupac Shakur)被枪杀了，他可是我的偶像啊。

何：哈哈，他们都喜欢二锅头和金链扣。

姚：是金链扣，还是尖头鞋？

何：嗯，应该是尖头鞋。

姚向服务员挥了挥手。

翁：这芝士，我们可喝了不少了。

姚：我说什么来着，只喝本地的酒？

翁：等一下，我忘了一样东西。

翁在她的男包里翻了一会儿，结果什么都没有。

姚叫了一瓶小二，她想了想，又要了一小碟辣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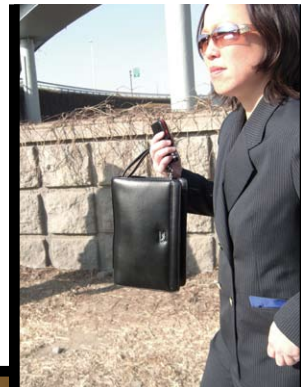
蔡：你们平时包里装的是什么？

翁：除了小二，还有中南海、几沓钱、手机，奥迪的备用钥匙，司机经常就没影儿了，还有几份合同，对了，还有面巾纸。

姚：一些报纸、几个身份证——有些真的，有些假的，香烟、三部手机、打火机、口红、一沓现金。

何：我包里什么都不装，包在任何时候只是我的一个装饰品，带上这个包，别人就会认为我有钱有势。事实上包就一个地位的象征。

翁：你是妒嫉吧，因为我们带着钱。





何：我不用带钱，因为你会帮我埋单的。

（他们放声大笑）。

蔡：谁给了你们灵感，你们受了谁的影响？

何：潘石屹、艾未未、迪克·切尼、哈里伯顿、柏克德、詹尼·范思哲、吹牛老爹。

姚：比尔·盖茨、邓小平，当然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翁：我更关注大众的反映，像我们这样的大款现在有的是。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有钱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和我们的观众，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拉近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支乐队，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那些观众和那些粉丝。我比较喜欢那些寡言少语，看着较傻的客户，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他们给了我灵感。

蔡：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你们有何设想？

姚：我们强调的是担负着建设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历史使命，中国不仅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强，这个国家有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我们发明过火药和安全别针。

何：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我们希望在城市的超速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代表中国的经济，我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没有我们中国不会进步。

姚：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充满挑战，就正在建设和已完工的项目而言，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们逐步实现了人民的希望和建设新中国的梦想。

翁：说到梦想和灵感，你如果开车在北京转一转，就会发现所有的楼盘都叫什么这个城堡那个城堡，还有棕榈泉，或者是MOMA，这些都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给自己的工程贴上时尚的标签，谁不愿意住在MOMA，或者有自己的一座城堡呢？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觉得这也是城市美感的有力体现，我们承接建筑合同，从农村雇佣民工，建起无数的项目楼盘，而这些工人却只能在梦中住在里面。这所有的一切都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

何：我们正在调和作品里不同层面的含义。

蔡：这是很有争议的，你们对劳动和成果的表达。

姚：我们定的目标是很现实的。

翁：也许现在你觉得荒诞，但离开这间屋子，你去看吧，停车场里有四个小伙子在卖盗版DVD，十元一张。在思考盗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人们要么在街上谋生，要么像我一样成为路边买东西的消费者，我不以买盗版为耻。随时我都可以去好莱坞度假，但是没有任何事儿能阻止我去买便宜的东西。

姚：好莱坞买不到二锅头的。

蔡：你们认为听众会如何理解你们的作品？

姚：我们所从事的建筑行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这也是对我们音乐的一个隐喻：那种温暖的、受保护的和彼此帮助的感觉。人们在我们的作品里生活、工作、睡觉、赚钱、养家，所以我说，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有着一种共生的关系，我们彼此依靠。这就像一个小伙子干着回收酒瓶的工作，但他欣赏那些喝啤酒、给他提供谋生机会的

人们吗？或者他只是依靠他们赚钱，而他们则依靠他带来更多的啤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乐队，你可能会说我们的听众是一些十分热情而且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欣赏我们的音乐，而且同样理解了我们，理解了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们会怀着满腔热情，希望有朝一日变得和我们一样。

蔡：说一下你们的转折点吧。

翁：加入这个组合然后开始创作。

姚：我不把它看作是转折点，因为这样好像我们之前不太成功，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转换和改变当中，没有什么转折点？一直就是一片坦途。

何：当我的合同突破七位数的时候。

蔡：你们有时间玩音乐吗？

姚：时间不是拥有的。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处在谈生意和玩音乐之间，有时两样混到一块儿了，索性一起搞定。小翁有时一边签合同一边哼上两句，这不奇怪。

何：一切想明白了，过程就变得很简单了，这也是我们的音乐风格。在工地做事时你可能有些想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的同时也把微观经济的动力注入到具体制作当中。娱乐的过程中有时灵感迸发，创作和消遣合为一体毫不费力。这实际上很接近禅宗。

翁：适应环境，事情会变得更积极。

蔡：能解释一下你们特有的工作程序吗？

翁：我们一般先巡视工地，陪客户考查，从竞争对手那里谋取信息，有时也猎取其它公司的建筑师到我们这里来，请政府官员吃饭，召集全国的供应商。我们把目标定得很高很远，

我们在发掘一切的可能。我们从来都是不择手段。

何：如何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工程开始时都有很多想法，但需要找到直达目的方法以便掌控全局。只要你在表达上有说服力，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蔡：不管是乐队组合还是包工头事业，你们如何对待如此成功？

翁：很过瘾！能和有才气的人在一起，太享受了！

何：我一直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我们的组合太有意义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每天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周旋，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

姚：做乐队和包工头搭配得很自然。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我们的建筑事业和乐队之所以都这么成功一点也不奇怪，事业成功的人也一定都喜欢听音乐。

蔡：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翁：Look good or die trying 。

蔡：你们的裁缝一定很崇拜你们。这西装挺帅的！

翁：可以安排给你做一套，有时我们也做服装生意。工地上很多工人都穿着我们的西装干活儿，他们穿上西装的感觉就好比小时候上了光荣榜。我们这么打扮是因为穿西装能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你在北京呆久了就会欣赏我们这个想法的，我们在重新定义都市的时尚与性感！我自己有不下二十套西装，西装既合身又舒服。休闲装我也试过，穿着一套感觉都没有。

蔡：你们最喜欢用什么颜色？

姚：我觉得绿色和红色比较顺眼。



何：我喜欢金的。

蔡：你们还有业余时间吗？

姚：空余时间我打高尔夫球和看车展。

何：我有空余的时间人也闲不下来，总是在考虑我们的目标背后是否需要有个整体规划。打高尔夫球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去认真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我常常会想“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好几次我打到第十洞时就恍然大悟了。

蔡：你们怎么娱乐？

翁：打高尔夫和看车展也算是娱乐啊。

何：做什么事都可以找乐，好玩的东西都具有挑战性，敢于面对挑战，克服困难才过瘾。有一点脑充血的感觉，也有一点禅宗。

蔡：你们的员工看过你们的表演吗？

姚：我们的开会其实就是演出，当然开会算是给公司员工的义演。

翁：我们搞的是即兴发挥，从不背讲稿，尽情展现出新时代包工头的独特个性。

何：我们在会上汇报工作中的每一步进展；与大家分享一些成功的点子和个案，这也是一个激励员工的好办法，表面上让他们感觉可以参与意见，但其实这些人什么都改变不了。

姚：包工头的生活方式虽然很忙，但每天充满了挑战，希望所有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和员工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翁：有时候会议开到讨论的阶段，现场会变的异常热烈。我记得我们首演时有人是买黄牛票混进来的，后来都动起手

了。现在我们开设了电子票的业务，就怕再出这种事儿。也有人在现场要求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很重视这类问题的。

蔡：你们有没有巡回演出的计划？考虑出国吗？

姚：我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分不开了，出国不是我的人生目标。虽然利用国际舞台来搞一下也无妨，但我们担心外国人能不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现在哪儿都不去，北京就是我们生活和创作的源泉。

何：没有必要走出去，世界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其实我们出国，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国家的形象大使，满世界考察，酒店，会所，商业中心，桑拿，赌场，看多了就那么回事！

蔡：能具体说一说你们希望乐队组合能弥补包工头们所做不到的东西？

何：我们要认真地树立自身形象。公众对我们的看法有时比较扭曲，比如说我们借钱不还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在社会里提供着改变现实的契机，将梦想与现实连接缠绕在一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影响周围的一切，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是通过建筑还是音乐，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翁：我们就是要社会重新定义我们，音乐可以包容一切。

姚：一滴雨水引起一池涟漪。我们的这种组合方式使我们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从社会理念上去进一步实现自我的价值。想法很令人激动，但工作量却是异常的庞大。这样的组合方式也可以看成是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对话。

翁：一天到晚签不完的合同，忙到最后我就特想放声高唱。



Music For Buying Art 包工头乐队

对于国内歌迷来说《Music For Buying Art》来的正是时候。强烈的电子风格融入了优美的美声男中音，加上建筑工地现场录音的伴奏，专辑渗透着浓厚的现代城市气息。唯独可惜的是几首单曲里过重的中英俚语会让人措手不及。在2006年的专辑《Music For Buying Art》在网上被下载超过120万次后，包工头乐队并没有歌下来，他们的下一张专辑将会在2008年底亮相。

——姚假山

蔡：你们想过观众会被触怒吗？

翁：你是说我们唱歌的事？唱歌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

蔡：我的意思是观众会以为你们在嘲笑他们。

何：为什么嘲笑他们？我们这么努力的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在帮助他们，我们在互相帮助。

蔡：听说你们的乐队也有网站？

(姚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包工头的网站和myspace)

姚：www.thecontractors.cn.我们新加入了www.myspace.com/the_contractors。YouTube上也有我们的MTV。我们在寻求新的网络合作伙伴。听说在国外myspace很牛，我们的目的地是尝试在网上发行音乐和MTV，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一些上档次的人。

翁：如果百度和谷歌有兴趣为我们做，我们也会考虑。哎，百度的员工穿西服吗？

蔡：你认为你们的音乐会激发更多人当包工头吗？

何：希望如此。我恨不得一个晚上蹦出上千个包工头，慢着，事实上不止一千个，很可能上千万个！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让包工头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职业。

蔡：包工头的工作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地方？

何：渠道，现在有多种渠道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城市的所有资源，然后推动这些人力物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和一个新的国家。现在我们的专业是搞建筑，未来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渠道，在社会资源和希望面前，我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去运作和供应这个国家发展所需的一切，我们不是在把脉，我们是城市的脉搏。

蔡：好像是一句歌词！

翁：是啊，“我们不是在把脉，我们是城市的脉搏”。听过我们的单曲“黑奥迪”吗？四月底就准备出了。

何：我们该去庆祝一下啊。

姚：老地方，走吧。

(走出包间时，翁转过身，我们靠的很近)

翁：来北京这么久了，一来就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了，我们热爱这个城市也想为她贡献自己的所有能量。我们清楚自己的信念，这个城市就吸引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新北京人，说不定前世我们真是北京人。

说完转身放声大笑。

二锅头 赞助

包工头乐队

Music for Beijing Art

新专集
4月14日
隆重上市

注册 红星 商 始创于19

WWW.THECONTRACTORS.CN